

「我從今天開始不再為公權力口交」：從談「性」到談「政治」

2022年11月24日19時49分，中國新疆烏魯木齊天山區吉祥苑小區發生了一場因大火，大火在三小時後被撲滅。據烏魯木齊消防數據顯示¹，該事故已造成10人死亡、9人受傷；官方出具的通告²認為，吉祥苑小區消防條件不合格是致使該場大火造成大量傷亡的關鍵性因素。

事故發生後，儘管網絡平台有聲稱通過未經封鎖的消防通道安全逃生的居民匿名表示「不存在鎖門」³，以及官方媒體在報導中第一時間表示⁴「發生火災的吉祥苑小區為新冠肺炎疫情低風險區，居民可下樓活動」。但對於本次事故罹難人數，以及事故發生過程中是否存在因「防疫」而導致的居民難以逃生、消防車難以抵達事故現場等問題，大批民眾仍然保留其他看法。一則互聯網平台流傳出許多火災發生時的影像資料顯示，在消防車再進入小區前，有身穿防護服的人在清理欄杆似的物體；另一則視頻顯示，火災發生後樓內居民希望借天台逃生，但天台的門被上鎖。種種視頻引發了民眾對防疫政策的強烈不滿，並致使民眾認為是由於防疫不當封鎖了消防通道才導致居民無法及時逃生最終釀成慘劇。

民眾對防疫政策以及吉祥苑火災事件中可能存在的隱瞞十分不滿，因此，11月25日起，在社交媒體平台上便有大量文章展開對吉祥苑大火事件的追問，並有網友自發在網絡平台悼念逝者，以及為受難群眾提供支援服務；由於許多民眾認為該火災是中國防疫所造成的次生災害，加之長期以來中國大部分地區都處在封控狀態，市民正常生活難以繼續，因此網民逐漸開始抨擊中國防疫政策，受到網絡審查原因大量文章及帳號被封；隨後，社交媒體上出現一系列全篇只有「好好好好」、「對對對對」等正向詞彙的文章用以諷刺中國的審查制度以及言論自由問題；此類文章被審查刪除後，又出現全篇僅有「壞壞壞壞」的推文，亦被封。後又有文章以emoji標誌（白色方塊）排列出最初推文的模樣，最終被封。

¹ 數據來源：央視網新聞新聞客戶端《新疆烏魯木齊一高層住宅樓發生火災造成10人死亡》，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62362399/f4de_hCWDb6GtKnQKFidKiSFyjFf4N4Yo6RUP0iTAIYnymrJgVkgsSl_me2e-FhyWq6JFCnXY7ufamx3aXcHM4MrCx7WSFpRPrExoBvRYuy4kWKZb-iZ22EGAF06KksagK2MJMxfO6mEnPuNf_ISzSSW1zv40teKq0Q1413yezYHZP1dF9wWMMY1CEsRKqtCx5oTdFIPjvotbpCJmRqYdOsZtQ-Z58aqb6MYHzVFK0zzyU9AkpN2j-vsdrv6OpJid6pId032QcqNQ（檢索時間：2022/12/01）。

² 來源：新疆烏魯木齊人民政府「1124」火災事故新聞發佈會，發佈會視頻直播連結已失效，附文字報導內容：<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750605544655406542&wfr=spider&for=pc>（檢索日期：2022/12/03）。

³ 來源：知乎問題：「烏魯木齊通報高層住宅火災，稱不存在鐵絲網綁逃生通道的問題，並將嚴肅追責，該事件有哪些信息值得關注」下回覆（原帖已被刪，但評論區有截圖），<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68853360/answer/2776618792>（檢索時間：2022/12/02）。

⁴ 來源：中國經濟網《新疆烏魯木齊一高層住宅發生火災致10死9人受傷》：「據了解，吉祥苑小區為新冠肺炎疫情低風險區，居民可下樓活動。」，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henan.china.com.cn/m/2022-11/25/content_42184201.html（檢索日期：2022/12/01）。

11月26日，南京傳媒學院學生率先出現學生請願事件，先有數以十計學生在校內舉白紙示威，表達無法自由表達言論的憤怒，引起數百名學生聚集聲援，隨後「白紙」成為反審查、反禁言的符號，系列事件也被媒體稱作「白紙運動」；隨後包括深圳大學、中國政法大學、浙江萬里學院、清華大學等等，各地大學皆紛紛響應。在清華大學，一女學生手舉白紙呼喊「我從今天開始不再為公權力口交」。

隨著全國各地區線下、線上的示威活動愈演愈烈，當局加強了安保措施以及互聯網的審查力度。由此，民眾們紛紛嘗試探索一種「發聲的智慧」，如在一篇配圖為：「情趣生活館」外排隊做核酸的推文下方（該推文已被刪除），大量網友借談「性」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嘲諷中國防疫政策（見下圖）。



（截圖來自微博）

儘管「性」在中國人的日常交流中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話題，但在「白紙運動」的表達中對與性相關詞彙的不避諱恰一改「談性色變」的國人本色；在互聯網平臺大量借「性」論政的發聲更成為公民在有限空間內進行政治嘲諷的安全、隱晦方式。本文將以具體兩項文本作為研究的基礎：一則為清華女學生高呼從今天開始不再為公權力口交，另一則為上圖推文及其評論區留言內容。嘗試分析以「性」作政治隱喻行為背後文化邏輯。

內地網絡政治表達：符號化表達與「反話正說」

Gary King 及其學生於 2013 年發表文章分析中國大陸互聯網審查制度，發現中國內地網民批評國家、政策和領導人等議題的言論遭受中共當局審查的可能性並不高，但是對於加強或刺激社會動員的言論則一概會被刪除⁵；因此 Gary King 認為中國政府是有選擇性的進行審查網民言論，當局目標是預先阻止當前或未來可能發生的群體性事件⁶。

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自 2011 年開始製作全球互聯網自由度調

⁵ King, Gary, Pan, Jennifer, and Margaret E. Roberts.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3). Accessed December 1, 2022.

⁶ 同上。

查報告，2022年最新數據顯示⁷，中國屬於被認為最不自由的56個國家之一，其綜合得分與也門、利比亞、緬甸一致。

在中國網民主流使用的社交媒體微博、微信中，互聯網討論平台會經算法設置自動過濾關鍵字、隱藏文章及利用互聯網信息與服務器網絡預測網民行動，相關監管機構利用微博取締異議份子，同時以國家防火牆審查互聯網言論。多數中國內地的互聯網控制手段是使互聯網使用者不知道自己的網上言論將在何時被審查，時間一久大多數人就假定自己都會被審查，從而致使「自我審查」的狀況發生⁸。

儘管在審查方面限制頗多，互聯網自身的公開性與透明性恰恰降低了言論表達的門檻，賦予網民公開意見表達的可能。在中國內地互聯網空間的表達中，符號化表達成為規避審查的有效途徑。這些符號有的直接呈現在表達方式中，有的則以隱身的方式發揮作用，以「潛台詞」出現的政治嘲諷通常以「聯想」作為橋樑與「所指」產生關聯：其中，一些聯想是以意義相似為基礎的，另一些則是以純粹形式為基礎的，還有一些聯想既以意義為基礎，又以形式為基礎⁹。由符號構建的「聯想場」¹⁰使得解讀字面含義與符號表達的真正含義成為一件更為複雜的事，從而加劇了網絡審查的難度，給予了網民稍顯自由的空間。

例如數字「6」在內地互聯網空間中曾一度表示對某一行為、事件、看法的肯定、認同，承載積極情緒；而近期卻成為一種嘲諷、無奈的負面表達，同樣用法的還有：「好」以及點贊「👍」的表情符號。「反話正說」成為中國互聯網政治表達常見的形式，例如在一則外交部借《答案在風中飄》呼籲美方政府認真聽聽美國民眾的呼喊與哭泣的視頻下方，大批民眾在烏魯木齊大火發生後留言「美國人民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美國政府真的應該好好聽取民意了」等，借諷刺美國政府表達對中國政府不聽民意行為的不滿，並最終導致該官方帳號關閉該則視頻的評論區。

符號學視角下對「做核酸」的含義重構

符號學興起於二十世紀，由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開創。索緒爾將語言符號分為音響形象和概念兩個部分，即「能指」與「所指」，從而對語言符號作出了結構和功能上的界定¹¹。巴特繼承了索緒爾的觀點，將語言符號看作是所指和能指的結合，並認為二者之間的關係是任意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對符號學發展出符號內部構成理論。

⁷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2/FIW_2022_PDF_Booklet_Digital_Final_Web.pdf, p27

⁸ 林雨蒼，2011，〈【沃草報告】林雨蒼：中國政府如何控制網路資訊？〉，<http://www.slideshare.net/wayne930242/ss-36534879>（檢索日期：2022/12/01）。

⁹ 范明，〈網際網路傳播中符號的生產與傳播〉，《中外文化與文論》，第36期，2017年，第44頁-第52頁。

¹⁰ 王文斌，《隱喻的認知構建與解讀》，上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73頁。

¹¹ 轉引自宋二春等，〈從羅蘭·巴特符號學理論看現代社會神話的建構——以徵兵海報為例〉，《英語廣場》，第84期，第15頁-第17頁。

在巴特理論中，索緒爾「符號=能指+所指」僅是符號系統的第一層級，將第一層級的符號作為第二層表意系統的「能指」時，又會產生新的「所指」；在巴特理論體系中，第一層的意義為「所指意義」，第二層產生「內涵意義」。巴特的文化符號理論以大眾文化為研究對象，通過對語言中結構的層層分析探討，挖掘其背後的意義與現象背後的本質。

在利用符號學討論「做核酸」在如今情境下的引申意義時，需要通過解釋行動的符號含義進而延展至對文字表達含義的討論。從「做核酸」這一行動的執行而言，通常由「檢測人員」將棉棒插入頭部揚起的受測者的咽部。不同於世界其他地區，在中國內地嚴格的疫情防控政策下，市民做核酸並非自願進行的選擇，拒絕做核酸會被視作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12條規定的法定義務，是拒不執行人民政府在緊急狀態情況下依法發佈的決定、命令的行為，屬於妨害社會管理的行為。¹²執行核酸檢測的「檢測人員」通常由公立醫院護士、公務員、社區基層志願者組成，因此一定程度代表公權力，「做核酸」這一行為的「被義務化」實則是在讓渡公民的自由意志，而這種不可拒絕的權力關係恰恰反映出不合理秩序下的反抗失聲。

強制做核酸這種口腔被「公權力」充斥與侵犯的行為與口交背後隱含的「男性中心主義」不謀而合。性別研究論述中對口交最常見的批評在於認為「口交是為了男性的快樂而並非女性的快樂」^{13 14}，背後暗涵的是兩性關係中以男性為主導的不平等性別關係。在加拿大進行的一項有899人參與的調查顯示，在口交這一性行為的實踐中，施動者與受動者的性別分佈極不平衡¹⁵；同時印證了男性會更多享受口交——有百分之六十三的男性曾在口交中獲得快樂，而僅有百分之四十四的女性對此也表示肯定¹⁶。另一項關於性暴力的研究中則顯示，男性施害者強行要求女性受害者對其進行口交的行為背後反映的是獲得「男子氣概」的心理滿足。

男性生殖器官被當作家庭體系中父親的權威和力量的象徵，因此，在文化研究視域下，以女性為施動者的口交活動可以被解釋為對男性生殖器的臣服，進而引申為不平等權力關係下女性對男權以及男權、父權為基礎所形成霸權的服從。在做核酸這一行為中，

¹² 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五十條的規定，按照不同情節，可處以警告、罰款、拘留等治安管理處罰；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拒絕執行衛生防疫機構依照傳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預防、控制措施的，引起新冠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按《刑法》第三百三十條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定罪處罰。

¹³ Oral Sex, Young People, and Gendered Narratives of Reciprocity. Lewis R, Marston C.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2016;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1080/00224499.2015.1117564> (檢索日期：2022/12/01)。

¹⁴ Going Down: Gender Inequality Exists When It Comes To Attitudes About Oral Sex Dana Dovey, Apr 5, 2016; <http://www.medicaldaily.com/oral-sex-gender-inequality-going-down-380748> (檢索日期：2022/12/01)。

¹⁵ Jessica R Wood et al., “Was It Good for You Too?: An Analysi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Oral Sex Practices and Pleasure Ratings among Heterosexual Canadian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Human Sexuality* 25, no. 1 (2016): pp. 21-29, <https://doi.org/10.3138/cjhs.251-a2>. “Nearly 60 percent of women but only 52 percent of men reported giving oral sex, and 63 percent of men but only 44 percent of women reported receiving it.”

¹⁶ 同上，“63 percent of men but only 44 percent of women reported receiving it. In addition, slightly more men than women—73 percent versus 69 percent—said they got a lot of pleasure from receiving oral sex”

棉簽便如同「陰莖」，是公權力的生殖器。市民在面對棉簽時「主動」張嘴無疑是公民被置於社會化「女性位」的唯一選擇，因而與論述中的「口交」之舉產生了聯繫。

基於此理解層面的共識，才能解釋為何在一些互聯網討論中「做」會有不同的特殊含義，以及為何被抽象化的關於「性」的討論可以作為政治表達的掩護。在前文提到的事例中，網友在評論區中常以「我們一起做了好多好多次」，「快把您柔軟的大棉簽給我」、「真的太舒服了，每天都要做一遍」、「喉嚨要被填滿了……大棉簽真的太硬了」等頗具色情暗示的語言談論「做核酸」，暗諷防疫政策（評論區截圖見下圖）。在互聯網審查下，「做」早已成為指代「性交」的潛台詞；而在疫情時代，「做」被賦予「做核酸」的意義，做核酸又與「口交」之間的關聯致使「做」的互聯網含義形成了完整的語義閉環。對於審核者而言，很難第一時間分辨在談及「做」時，討論的問題究竟是什麼，進而給壓抑的政治表達輸出的網絡空間。



（截圖來自微博）

從談「性」到談「政治」：公民意識的覺醒與公民政治的樸素實踐

後現代的性政治視野經常對現代的啟蒙—解放運動採取敬而遠之的批評態度，然而在眼下「性」普遍被去政治化的現實環境與通俗文化中，但不可迴避的是，性作為一種政治、一種權力關係，早已不是一種可以「去政治化」討論的議題。性的壓迫與反抗、或者性的壓迫與解放，使得性成為權力的場域，這就是現代性政治的含意——性的最重要層面就是「性政治」。在互聯網空間用談「性」作偽裝談「政治」行為實踐的基礎不僅僅是源於「做核酸」與「口交」這兩種行為形式上的共通之處，背後更是回歸對「壓迫—解放」這一命題的思考與回應。

值得注意的是，喊出「我從今天開始不再為公權力口交」的正是一位女學生，而在她表達自己意見後，周圍叫好的聲浪更是接連不斷。雖然這僅是一個縮影，但可以顯示

出在大學中「談性色變」的陳俗已在改變，而在對「性議題」的正視背後也引申成出對性別關係、權力問題的批判與反思；對「性政治」的思考又延伸出對「政治」問題的反思，繼而意識到社會中無時無刻不存在的「霸權」、「強權」甚至不合理的權力濫用，由此產生出「不再為公權力口交的」宣言。

除過反抗意識的覺醒，「我從今天開始不再為公權力口交」還隱含「去性別化」權力審視。在思維慣性中，聽到「口交」聯想到的總是臣服的女人與高高在上的男人，但在這一論述裡，「人」成為給公權力進行口交的對象，被動的成為了口交行為的施動一方。在這一語境下，是「人」反抗不合理的「公權」，而非「女人」或是「男人」。

同學們熱情的回應恰恰是對上述論斷的再檢驗。若無法意識到「口交」這一行為背後所蘊涵的不公正兩性關係，以及疫情管控中「公權力」被濫用，人民自由意志被踐踏的問題，自然無法理解「不再為公權力口交」背後意義所指。這樣的認知螺旋正是對符號學理論的現實化再現：基於共有的認知對某一個符號產生共同的認知，進而形成擁有共同記憶的群體，而這一群體不分性別。

雖然「白紙運動」在行事風格上與許多遊行示威活動並無二致，經檢索，在文宣、口號中除「白紙運動」外，並無非其他運動（除LGBTQ+平權運動外）、示威活動用「性」相關詞彙作為表達訴求，反抗不公的符號。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在內地嚴格的言論審查下，LGBTQ文化生存空間十分狹窄，女權主義運動屢屢受限，儘管女性意識在逐漸覺醒，但法律條文以及社會常俗中對女性的限制依然存在。相比台灣、北歐等地而言，中國內地並非一個自由、開放可以暢談性別問題、性議題的場所。在上文所羅列的網絡留言中也可以觀察到，儘管大多數評論是以調侃、模式化的形式進行「無意識」的政治表達，但仍有一些評論清晰的指出了「棉簽」與「陰莖」之間的聯繫，如「超過48小時我就會失去雙潔之身，唯有你的那根東西才能拯救我」。雖然由於評論匿名性很難了解究竟其歸屬與何群體，但可以肯定到的是，在中國社會已有部分人認識到了性別與政治社會中的壓迫與不公，並在力所能及的呼喊與反抗，而無論是線上的發聲還是線下的「白紙革命」，恰恰展示的是中國公民意識的覺醒與公民政治的樸素實踐。

參考資料：

- FREEDOM IN THE WORLD 2022 :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Authoritarian Rule, Feb.2022;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2/FIW_2022_PDF_Booklet_Digital_Final_Web.pdf, p27 (檢索日期：2022/12/01)。
- Going Down: Gender Inequality Exists When It Comes To Attitudes About Oral Sex Dana Dovey, Apr. 5, 2016 ; <http://www.medicaldaily.com/oral-sex-gender-inequality-going-down-380748> (檢索日期：2022/12/01)。
- King, Gary, Pan, Jennifer, and Margaret E. Roberts.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3). Accessed December 1, 2022.
- Oral Sex, Young People, and Gendered Narratives of Reciprocity. Lewis R, Marston C.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2016 ;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1080/00224499.2015.1117564> (檢索日期：2022/12/01)。
- Wood, Jessica R, Alexander McKay, Tina Komarnicky, and Robin R Milhausen. "Was It Good for You Too?: An Analysi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Oral Sex Practices and Pleasure Ratings among Heterosexual Canadian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Human Sexuality* 25, no. 1 (2016): 21 – 29. <https://doi.org/10.3138/cjhs.251-a2>.
- 范明，〈網際網路傳播中符號的生產與傳播〉，《中外文化與文論》，第36期，2017年，第44頁-第52頁。
- 林雨蒼，2011，〈【沃草報告】林雨蒼：中國政府如何控制網路資訊？〉，<http://www.slideshare.net/wayne930242/ss-36534879> (檢索日期：2022/12/01)。
- 宋二春殷莉與朱娜，〈從羅蘭·巴特符號學理論看現代社會神話的建構——以徵兵海報為例〉，《英語廣場》，第84期，第15頁-第17頁。
- 王文斌，《隱喻的認知構建與解讀》，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73頁。